

回收卡板再造

申資助遇關卡

香港回收政策不協調令回收商進退失據。港青余鑫豐眼見全港鏟車搬運貨物時都以木卡板為托盤，每天多達150噸木卡板用完即棄，遂於多年前投資逾千萬元在上水設廠將木卡板轉廢為材，變成貓砂和動物墊料。他早前申請環保署回收基金，始知根據政府定義若工場單純做回收才算是「可循環再造物料回收中心」，合資格申請資助，但其回收場從事回收兼再造就被界定為「鄉郊工場」，不合資格。他認為有關規定「離地」，窒礙行業發展，促請政府擔當統籌角色協助業界回收運作。

■記者劉明

處理木卡板回收的「綠盈環保有限公司」創辦人兼項目經理余鑫豐，日前帶記者參觀位於上水虎地坳佔地近兩萬平方呎的回收場。回收場內，舉目全是大大小小的木卡板，大多數只使用過一次，若沒有回收再造就可能被送往堆填區。

余鑫豐指，全港每天棄置300噸廢木，一半為木卡板。他原想回收木卡板，改造成環保木煤供日本、韓國、內地甚至本地發電廠使用，惟木煤需大量生產，最終決定生產貓砂及動物墊料的馬砂，希望每天回收30噸木卡板。由於缺乏宣傳推廣，卡板回收量少，每天最多只收到5噸至10噸。

目前，余鑫豐的回收場每日平均只收到3噸至4噸卡板，可生產600包至800包貓砂，市場佔有率僅數個百分點，「每噸卡板可生產近200包、每包4.5公斤貓砂，但市場產

品眾多，我哋只係其中一個牌子。」

產量及銷量有限，令回收場運作4年以來一直虧損。早前，他擬斥資540萬元作市場推廣，讓更多人認識木卡板回收業，並獲環保署回收基金初步批出270萬元資助，附帶條件包括要在「合理地點」作業。不過，環保署在諮詢城規會後發現，該回收場被定義為「鄉郊工場」，而非「可循環再造物料回收中心」，要求他向城規會申請改變土地用途，才能獲回收基金正式批出資助，令余鑫豐極為不解。

記者就此向規劃署查詢，署方解釋該回收場回收木材後加工製造其他物品，涉及一定工業製造活動，或對鄉郊地區造成環境影響，故不屬「可循環再造物料回收中心」用途，但工場仍可按城市規劃條例第16條提出規劃申請，在該處進行為期不超過3年的臨時用途或發展，包括加工製造運作，如獲批准，期滿後可再申請續期。

對規劃署的解釋，余鑫豐更感困惑，「我們有recycle（回收），卻因有upcycle（升級再造）產品，被政府當成工業製造，我哋將廢木變成有用產品就唔係循環再造嗎？」同時，城規會批出的臨時用途准許為期僅3年，其後要續期，令他感到發展前景充滿不確定性。

環境及生態局早前發文回應指，有關的指控與事實不符，因為根據紀錄，「綠盈環保」曾於2019年成功有條件獲批回收基金，惟根據規定，申請人需在項目開展前，與其他相關部門確定項目場地符合有關土地用途的法例要求，而回收基金給予「綠盈環保」兩年時間去處理土地用途事宜。

鄧家彪：勿讓官僚阻礙發展

該局強調，回收基金將協助「綠盈環保」再次遞交申請，並安排充足時間讓「綠盈環保」向規劃署及城規會處理規劃許可申請事宜，若「綠盈環保」計劃向規劃署及城規會申請作臨時鄉郊工場，環保署亦樂意就申請人的規劃許可申請提供相關的政策支持。

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鄧家彪接獲余鑫豐求助後，代為去信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寰，獲局方安排余鑫豐跟規劃署和環保署代表會面解決問題。鄧家彪指，余鑫豐的回收場有助減少堆填區負擔，「希望政府再審視，不要讓城規會一些官僚定義或行政，阻礙環保產業發展。」他又建議政府加強宣傳，吸引本地企業購買香港製造的環保商品，並推廣至海外。

盼政府帶頭用

度及營運需要後，有關產品只獲列入騎術學校馬廐墊料代替物類別以作應急。

馬會表示，在支持本地企業及生態環保前提下，去年曾安排若干馬房試用有關木卡板再造墊料，而該產品被評定為未符合賽事馬房高標準要求。

■余鑫豐希望政府支援及統籌本港回收業。



1 回收木卡板運往回收場



2 用機器將木卡板碾碎



3 再用機器將木碎磨成木粉



4 木粉經機器烘乾



5 高溫壓縮木粉成為條狀貓砂

木卡板循環再造流程

廢木變身貓砂馬砂

除了貓砂，余鑫豐的回收場亦利用木卡板加工生產俗稱「馬砂」的動物墊料，獲澳門賽馬會及部分內地騎術學校垂青，但在香港卻乏人問津。香港賽馬會雖曾於2020年初因物流鏈斷裂沒有足夠木刨花作馬廐墊料，一度在騎術學校

使用該款馬砂，惟木刨花供應恢復後便不再購買。余鑫豐表示，香港回收業從不奢望政府提供大額經濟支援，只求政府帶頭採用香港再造產品，以及協助業界推廣市場。

余鑫豐指，澳門賽馬會已使用其馬砂3

年，產品以船運往澳門，惟運費高令收入微薄，冀可開拓本地以至外地市場。

香港賽馬會回覆記者時表示，就採購產品及服務實施清晰嚴格採購機制，對賽馬環境質素及可持續性訂立高標準，經充分考慮用家意見、馬匹舒適度、使用方便